明府城史话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com

曲水亭街8号和路大荒

□苗培兴

当您在一个假日的午后，踏着墨玉般油润光滑的青石路，沿着清凌凌的曲水河，在婆娑的绿柳下，漫步在济南最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古街古巷曲水亭街上的时候，是否注意过那处静立于曲水河东岸，门牌为8的青砖灰瓦的老宅？

这里是路大荒先生的故居。

路大荒先生原名路鸿藻（曾用名路爱范），字笠生，号大荒，别号大荒山人、大荒堂主人。淄博淄川人。生于1895年，卒于1972，享年78岁。

路大荒先生是杰出的聊斋学研究先驱，是版本目录学专家，是古籍、书画、古玩鉴定专家和书画家，是原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其一生致力于蒲松龄文集的搜集、整理、研究、编辑工作，虽历尽坎坷而矢志不渝，终成一代文化大家，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人称其为中华蒲松龄研究第一人。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更是在为其所撰的墓志铭中这样赞道：“盛德丕显，有功不矜。高风亮节，报效国恩。得时则驾，日月胸襟。半生贫贱，一代闻人。留仙知己，永垂竹帛。”

1895年，路大荒先生出生在淄博市淄川县菜园村（距蒲松龄家乡蒲家庄约六里）。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先拜蒲松龄的第六代后裔蒲国政先生为师，后拜当地名儒王东升先生为师。两位先生均学识渊博，都对家乡名人蒲松龄先生有着很深的感情与研究。先生求学数载，对儒学经典，留仙诗文，广有涉猎，受其影响，对蒲松龄本人及其诗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渐渐地便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并搜集、整理佚散在家乡的各类蒲松龄诗文手稿等资料。且在数十年间，虽屡经战乱而矢志不渝。及至43岁时，已搜集、整理、编辑各类手稿、文集达60余万字，在山东省国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和上海世界出版局赵苕狂先生的帮助下出版了《聊斋全集》。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一时，举世皆惊，声名鹊起，从而奠定了先生中华蒲松龄研究第一人的地位。

先生来济南的那一年是1938年。早在前一年，日本人侵吞了山东半岛，攻陷了先生的家乡。日本人在得知先生是蒲学大家，藏有大量的蒲松龄手稿后便欲占为己有。日本人先是许以利禄遭先生拒绝，后便欲强行夺取。先生得知消息后便将大量珍贵资料先行转移。一部分密藏于其学生的岳父田明广老人家中的夹墙内——这是一位侠肝义胆深明大义的老人。据先生后述，老人为保护这些资料惨遭日本人杀害——一部分资料用一只蓝色布袋包裹，先生背着，躲进了山里。日本人四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终未得逞。于是，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一把火把先生的家宅烧了个精光。自此，先生离开家乡，经周村去北京，又从北京来到了济南。

刚到济南的先生得其表弟帮助，隐居在大明湖南岸秋柳园25号（2006年5月被拆毁），易名路爱范，以做家教、在街头写字卖画为生。全国解放后，1951年，先生的大女儿、女婿买下了这所“曲水亭街8号”的院子，先生始搬来居住。此时，先生就任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一职。此后，在二十多年里，先生和女儿一家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去世。

曲水亭街8号是一处坐落在曲水河东岸的院落，与岸边其他错落的民居一样，青砖灰瓦，门庭清静。据资料介绍：进门分南北两院。南院是先生故居，为一四合小院。小院不大，北屋三间，东、南各有两间。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树木粗大茂盛，漫过屋顶遮盖了院子。当时，先生住北屋。先生的好友、著名画家黄宾虹先生曾来此做客，见先生房内四壁皆书，蔚为壮观，遂欣然提笔写下了“曲水书巢”四个大字以为命名。

据先生的后人介绍，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先生将隐藏于田明广家中的蒲松龄手稿等资料悉数取回，加之在济南这数年间也搜集了不少的诗文资料，由此，便开始了整理研究工作。先生常常是晚八点休息，夜里十二点起床，挑灯工作，通宵达旦，四时不断。经过十数载的辛勤劳作，终于，在时任文化部部长周扬、山东文化厅厅长王统照、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等诸多友人的支持下，先生又于1962年出版了那部举世皆惊的123万多字的《蒲松龄全集》。

如果说，先生一生在研究“蒲学”方面取得过两次举世震惊的辉煌的话，那么，第一次，无疑，是在先生的家乡取得的。第二次则是在济南取得的，在济南曲水亭街上的这所小院里取得的。而且第二次辉煌较之第一次辉煌更为辉煌、也更令世界震惊。因为，《蒲松龄全集》比《聊斋文集》足足多出了60多万字，无论是在体量，还是在内容上都是最多最全的，也再一次将“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如今的曲水亭街8号，已不复旧日的模样。那个曾经清幽、静谧，飘着书香墨香，开满火红石榴花的小院，如今塞满了生活的凌乱、嘈杂与喧嚣。可曲水河还在，河岸的垂柳还在，曲水亭街上那墨玉般油润光滑的青石路还在。这些都是见证，见证过先生矢志不渝扎实严谨的大家风范。每当我从这里走过，恍惚间就能看到手提黑色公文包，身穿蓝色中山装的先生，拥着那位穿长衫、留辫子、讲狐讲妖的瘦老头，匆匆地绕过百花洲，走进院里，把一个巨大的背影留在这古色古香的曲水亭街上……

【收藏济南】

鸡油黄玻璃瓶

□刘荣芹

从我爷爷那辈起，就从章丘来济南混事。

我记事时，住在泉城路中段，百货大楼后边的富官街。这条不宽的街道路北是一个个四合院，院子是两三进的，住的都是比较富裕的人。而路南则是一个个大杂院，大都是来济南混穷的人住的。我们家就住在路南，院子呈7字形。进了大门，左边是院墙，右边是高低不一、里出外拐的几间平房。顺着两三米宽的院子往里走，在7字形的头上，南北各有两排房子，北屋有四间，房子很浅，也没有后窗。我们一家住三间，剩下的一间放杂物。院子的东墙根是一个旱厕，供全院六七户人家20多口男女老少使用。我就在这环境中长大。

我的记忆中，院中每户人家冲门的搁几上都摆着一个圆头钟，只有我家隔几上多出几个台表、帽筒之类的摆设。里屋冲门的老式橱顶上，挨挨挤挤地摆满了一些瓶瓶罐罐，上面落满了灰尘。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父亲喜欢往家买破烂。什么破钟烂表打字机，照相机手电筒……每次买回来就放在杂货间，把屋子塞得满满的，连脚都插不进去。母亲整天念叨，也不管用。

一年秋天，到了要做棉衣的时候，母亲从大橱拿出拆洗好的布料，用手刚一拽就破了。眼看棉衣做不成了，她给父亲要钱买布，父亲说没有钱。母亲急得哭了，冲着父亲发火：“你整天买那些破烂怎么就有钱了？现在孩子没有衣服穿，你也不管！”父亲没做声，起身去了杂货间，找出了几样东西，坐在桌前一直修理到深夜。第二天，父亲去山水沟旧货市场出摊。晚上回来，他把几张钞票和一串香肠递给了正在拉着风箱做饭的母亲，母亲笑了。父亲去杂货间找了一个美国军用煤油炉，和一个像两个半球扣在一起，中间有宽宽的锅沿的日本军锅。他刷好锅，接好水，开始蒸香肠。我们在一旁，期待着，这些镜头都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亲这是在搞收藏。

父亲是收藏钟表出名的，但对于各种杂项也颇有喜爱，多有收藏。

一次父亲逛泺口旧货市场，从地摊上一眼看到了一个鸡油黄的玻璃瓶，瓶高约半尺，瓶口缺了一小块，他很喜爱这个颜色，就花1元钱买下了。当然回家免不了母亲的唠叨：“你这1块钱能买一家人吃的馒头呢，买个破瓶子什么用！”父亲什么也没说，拿起抹布把瓶子擦干净，然后踩着小板凳把大橱上的杂物往里推推，放了上去。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领着一位天津古董商来到我家，那人一进屋就像猎鹰寻找猎物，瞪大眼睛盯着屋里东西一件件地看。看完后，他像是很随意地指着那个瓶子问：“大爷您还玩玻璃啊？”父亲笑笑说：“看着好看就买了。”他又说：“让给我吧。”父亲说：“我不卖，摆着玩的。”但这人仍不肯罢休，想了想说：“那您出个大价钱！”父亲想，反正也不卖，出个大价钱吓跑他算了，当时一般人月工资才30多元，于是要了个高价：“100块。”没想到那人听了，马上打开包，数出十张大团结，高兴地说：“我可拿走了哈。”说完，自己踩着板凳拿下玻璃瓶放到包里。

那人走后，父亲若有所思：“看来这瓶子有来头。”后来小弟从一本收藏指南上看到了这个玻璃瓶的介绍，原来，清朝末年意大利给清宫进贡鼻烟，每箱13瓶，瓶子的形状、颜色各不相同，装有不同档次的鼻烟，号称13太保。姐姐也在一本收藏书上看到介绍13太保的彩图，形状有三角的、六棱的、削肩的，其中就有这圆形的鸡油黄、也叫栗子黄的玻璃瓶。一家人知道后很是心疼，父亲平静地说，咱没有这个知识就留不下这个宝贝，权当交学费了。我们都认为这话有道理。

后来，二弟弟花800元买到一幅画，被朋友相中2000块钱买了，几年后这幅画出现在拍卖会上，拍出16万的惊人天价，行内人士为二弟惋惜。在家提起此事，我心疼地说咱自己要卖出16万就能盖座小楼了，这时二弟慢条斯理地说：“咱没有这个知识就留不下这个宝贝，权当交学费了。”

父亲正在里屋修表听了这话笑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笑出声来。他为孩子们在收藏中学到他的良好心态高兴吧。

【城市记忆】

1931年，“血滴子”光顾济南城

□张世镕

从古至今，北京、江苏、河南、广西、四川等地，都有关于飞贼的传说。这方面，咱们山东也不例外；在省会济南，有个飞贼就蹿房越脊来过我家行窃。

飞贼，按辞书上的解释为：“手脚灵便能很快地登墙上房的贼”。有人还对飞贼做过进一步的解释；“飞贼是翻高头贼，或越墙贼。这种贼中本领较大的，叫上手把子，不用什么器具，即可翻身上墙；本领较小的，叫下手把子，这种贼无空手上墙的本领，总是需要借助种种器具，如粗麻绳、木护梯、滑竿、布索，或一种叫软竿子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制作是：用头发或丝线编成的比筷子稍粗一点的长绳，一头有金属钩子，抛在墙头钩住了便可攀缘而上，这种软竿子体积不大，非常结实，平日缠在腰间也不露痕迹”。

来我家行窃的那个飞贼，应该属于“下手把子”的类型。据前辈讲，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家住在商埠魏家胡同路西门牌1号的四合院内。这地方既是我家，又是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临时挂着刚刚成立的济南律师公会牌子。就这样，我家成了盗贼眼里的一块肥肉，被绰号“血滴子”的飞贼盯上。

1931年夏秋之交，我出生后不久的一个夜晚，血滴子来到我家。第二天，父亲发现家中被盗。从现场看，那飞贼进来的时候偷偷摸摸，离开的时候则明目张胆，打开我家大门走的。当时，南北方向的魏家胡同，胡同的南、北两头都有寨门，并有专人看守。那天早晨，看门的人见了父亲，奇怪地说：“刚刚见您过去，什么时候回来的啊？！”原来，血滴子非常狡猾，除了偷走我家的财物外，又穿上父亲的大衣，戴上父亲的礼帽，扮成我父亲的样子，装模作样打开寨门而走。

当年血滴子栖身的经二路老邮局阁楼。

血滴子走后几天，把父亲的那件大衣送到当铺变钱，随即把当票寄到我家。最后，我家去当铺把那件大衣赎了回来。血滴子这次行窃的全过程，是他被捕之后才知道的。血滴子向警方交代，他来我家的那个夜晚，登墙上房的专用工具是两把锋利短刀。作案时，左手、右手持刀轮流插入墙缝，向上来回捣动，够到墙头翻身爬上东屋。血滴子从东屋房顶，望见西屋房内母亲正抱着我入睡，一直等到夜阑人静，西屋熄灯，那飞贼才落地撬门进屋行窃。

血滴子被捕后，济南又有别的飞贼传说。上个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城里屡屡发现飞贼活动。芙蓉街靠南口路西的王伯母家，毗邻派出所，大胆飞贼入夜竟敢逗留在王家南屋顶上待机行窃。其间，飞贼憋不住小便，哗哗地尿起来。结果，惊动警民把飞贼吓跑。1944年，日寇侵占济南，在商埠经二路老邮局驻军。有个飞贼竟然栖身老邮局高高的阁楼上，飞贼在阁楼上喝酒吃肉的包装荷叶，掉落地下才被日寇发现，结果那个飞贼逃逸。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济南的治安情况仍旧不好。其间，我们这些学生课余的话题，常常谈到济南不时出现的飞贼。听说，有一次警方好歹抓到那个飞贼，把他绑起来雇了人力车拉着，车子经过商埠馆驿街的时候，飞贼自行松绑，踩着车座攀上旁边的房檐，人们眼巴巴地看着飞贼在屋顶上逃掉。这个飞贼大概就是“贼中本领较大的，叫上手把子”、属于“空手上墙的本领”类型吧。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大部分有关飞贼的传说是燕子李三的事。据记载，“燕子李三原名李圣五，1920年生于山东禹城李家庄”；“1949年10月，李圣武被济南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判决书称：查盗匪犯李圣武，以盗匪为业12年，自16岁在哈尔滨参加盗匪，先学武术两年，至19岁便自主开始在哈尔滨大肆抢劫，旋逃避通缉潜逃济南”；“1939年，开始在济南作案。1945年后，曾盗窃过中共地下交通站。1948年后，顶风作案并犯下命案。李圣五有证可查的盗窃案件35起，杀人10名。1949年，李圣五被缉拿归案；同年10月27日，在济南商埠经十二路北卡子外被执行枪决”。此后，燕子李三在济南的飞贼故事，曾被绘成连环画、演成电影广为人知。